



牧齋外集卷第七

序五

熊雪堂文集序

昔劉夢得叙呂和叔之文曰五行秀氣得之居多為俊人其色澁  
灑于顏間其聲發而為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  
如工人染夏以視羽畎有生死之殊矣春之在于花也不知春之  
生花花之生春也執而求之曰此為花此為春則春与花皆死物  
也風之行于水也不知風之生水水之生風也執而求之曰此為  
風此為水則風与水皆死物也斯言也通于偃師之幻化伯樂之  
相馬衛畫師之解衣盤礴余每執是以論天下之文蓋百不失一

今于少宰雪堂公之集見之雪堂少負淵敏讀書等身起家為循  
良為清即今又騰蹕為名卿与雋賢石齋鴻寶交重氣槩數名  
實以致君及物為大欲出入上下百千年間講疑考要壘發連注  
揚善援直則盱衡擊節憂時觸邪則擲揄頓足魁壘抑塞一皆于  
其詩文發之其為詩文也心源為爐筆端為炭鍛鍊元本雕磨群  
形膏厚而炷燄源雍而流長滔滔乎其來也汨汨乎其至也杳杳  
乎經營將迎而不知所自也其鮮妍妙麗如轉翠屏如浮層瀾其  
雄快迅發如凌風檣如駘陳馬其錯互變化光景有無如觀海市  
如見乾闥婆城如攬化人之祛而御含光之劍要而言之則春之  
于花也風之于水也一以為吹光一以為問影可見而不可握也

可循而不可洗也所謂激灑于顏間發揮于聲氣有物來相不由  
學而致者與夢得又言慶雲在上萬物五色天下文人為氣所召  
其生乃蕃公生休明之世長道義之邦靈芝萐莆与百果齊坼故  
互其昭回昌大澄霞月而散翼芒与造物侔也五行之道木神為  
仁葭吹灰動萬物甲坼生之時義大矣世有知公者沛然景風穆  
然時雨丹青景化胥以斯文占之豈徒以詞標文苑稱俊人哉公  
之門關中韓子聖秋退之之李漢永叔之徐無黨也聞余言而解  
頤以為深知我師也請書之以為序

熊雪堂恥廬近集序

雪堂先生集無慮數十種雞尊象貴之地流傳騰涌學者甲乙傳

寫恨不得見其大全李石臺使君攜至吳門借陳子伯璣丹鉛勘  
讎精心刊定排纂為近集行世而屬余為叙序曰余於雪堂之集  
已再為其序推言其詩文之流派原本經術籠括古今搜羅旁薄  
下上數十年卓然自立壇墀當世咸郵傳其語今承使君之命序  
述盛藻請揚扞其所以一則曰汲古也二則曰救時也何言乎汲  
古也昔者昌黎包劉越羸自謂上窺結繩下窮掌故自茲以降詰  
匠代出莫不以讀書汲古為文章真種子古學不傳文卑質壑傭  
耳剝目儼花鬪葉滔滔者天下皆是也雪堂以鄰庶之資勵日新  
之學訓故則綱領漢宋典制則囊括杜鄭佃漁四部網羅百家旋  
觀斯集題識如靡不擬其菁英鈎其縣要評詩則鍾嶸比精論

文則劉勰並藻扶質立幹垂條結繁膏沃光流固其所也人言雪  
堂仕不廢學老而益勤怠以為枕食以飴口窮日分夜講論孜孜  
張橫浦晚年好學坐榻之側雙趺隱然此其所以為文者一也何  
言乎救時也劫運初迴氛祲未息刀兵戛擊于閭閻征斂突隳乎  
葑屋憂天禍憫人窮嗟咨愴歎情見乎辭建牙開府之使相分閭  
專征之將帥高文典冊玉軸金函一皆敷陳 虞開導生機比鄭  
俠之繪圖效賈生之痛哭刀塗血路回幹一言淋漓氣光風轉旋片  
紙人以為搗藻如春華而不知其傍徨執簡嘔心瀝血良已苦矣  
古人有言文必有為而作不應務采色夸聲音以為能雪堂之文  
是也此其所以為文者二也李習之之論文曰義深則意遠意遠

則理辨理辨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吾常取其言以為  
為文之質的今所以序雪堂者亦若是則已矣江右之文廬陵南  
豐臨川三大家鳴于宋吳幼澄虞伯生鳴於元楊東里羅圭峯湯  
若士鳴于先朝朱景濂作曾侍郎墓志歷叙古今問學之源以江  
右之儒者師承古學故言之如此其詳也今石臺使君恭敬維桑  
表章雪堂集以鼓吹西江之盛輓輸旁午飲冰啄雪與伯璣篝燈  
宿火從事研削後山有言向來一瓣香專為曾南豐西江之後學  
其將有皦皦然興起者乎余竊為之心喜而書此以竢之不但為  
雪堂序而已虞山社友弟蒙叟錢 再拜謹序

佟懷東 古樂府序

詩家之有擬古樂府也三百年來文人才子爭相倣效大率以李  
杜為宗宗李者用古題出新意韓柳雅歌之屬非乎而高青丘劉  
青田其嚆矢也宗杜者創新題記今事元白諷諭之流非乎而楊  
鍊崖李西厓其別派也四家之中竊以青田為最青田之擬樂府  
其志肆而隱其文深而明其連類比物曲中而切理其覆瓿之集  
作於有元之季者巫山高楚妃嘆梁父吟刺庚申之嬖牝晨也前  
有尊酒行刺天魔之飲失日也憂金玦之寒離悲監撫之播越而  
未敢訟言也則託諭於王子喬冀感悟焉傷元網解紐賢人伏匿  
也則有鈞天樂煌煌京雒之篇以憂時自廣為上稽天運下紀人  
事中甲己志牢籠彙括於未言被律之知言無罪而聞足戒庶幾

風雅之道故足述也。二李出而四家之指微剝賊雷鳴割剝瓦合以斷爛為逼古以佶屈為經奇凡別集行世開卷有古樂府題目識者便撥去不省蓋百年于此矣。懷東起于遼海殖學汲古以興復風雅為己任醞釀于漢魏沉酣于六朝三唐落實取材追魂攝魄久之含咀結轡自成一家吾觀其閱歷世變感慨激昂則將進酒王子喬飲馬長城之篇也。踟躕家難留連骨肉則上留田孤兒之章也。抑塞磊落撫己自廣則長短歌行路難之什也。曼聲雅歌則鏗鏘容與繁音赴節則哀急惜悽舒促改于片言榮落移于尺幅循其聲律考其志意四家可以嗣音而二李為之輟響豈不盛哉。懷東負材訥焉氣誼志在乎弘濟時艱挽回澆薄秉旄建節所至必保全善有撫綏脅從旌蓋東還士大夫流離播遷者連艦接軫盡室遄返安世之歌曰大海湯湯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魏祖之詩曰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當此時也微懷東其誰與歸世有調律改懸為制叔孫氏于今日者其將以懷東之詩為風始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甚哉有之于似也富有之謂盛德日新之謂大業其又將以擬樂府之詩為懷東之風始乎

### 翁季霖詩序

乙未九月許無功奉其尊人典衣沽酒邀余登高莫釐峯于時峰煙未息客思悅惆余賦茱萸劫火藜杖晴空之句坐客相顧嘆息

余舉酒而言曰自有此湖山以來靈威之仙蹤夫椒之戰壘迢然不可復跡矣今吾與子憑高騁望決背千里五湖如盤三江作帶吳山雪溪溝塍繡錯豈非唐人所云波川神后驅使蛟蜃感波為為城過浪為池紅樓翠幄噓氣而成者乎傷臨橘社風物淒緊雨泣花愁綃鼓參差涇陽寄詞之人其零淚猶有足悲者遙瞰龍宮波浪排疊笳角悍慄錢塘破陳之樂猶嘲啁在吾耳也陰晴連代日景乍移杯酒相屬繼以永嘆若溪神之詠白蘋而湘君之泣江離也若鷓夷之銜杯而歌簫鼓未極而飄風勃興也人世之不可把翫舉若此矣顧感感然悲搖落嗟雙鬢逐日而俱走不亦愚乎坐客皆放歌戶吹極歡而罷距今九年所矣清秋卧病追思昔遊

山川笑語歷歷在眼耳間翁子季霖以新詩示余展卷快讀霍然而起波城水池之譎怪還宮破陳之悲歡渚宮水殿之觥飛香裊煙雲涌現攢簇于紙墨之上幻耶夢耶不復知其身之在病榻也余游洞庭時未及見季霖歸子玄恭為余言季霖文采風流于友朋書畫丘壑琴酒皆有深情見其詩而喜知玄恭之有徵也趣為序而歸之若夫季霖之詩文繁理富多姿屢遷而余未及覩其全也明年將有事行脚澆囊軍持首在金庭玉柱之間季霖當携詩卷琴床筆格邀余澄波皓月中尚當與季霖極論之

蕭五雲先生集序

昔太史公歷龍門上太行經鄒嶧之墟觀禮樂焉然後涉大江上

會稽探禹穴歸而著書盡得江山之助杜子美之為詩也平生仕  
宦出處遊歷登覽一一寫之于詩考其晚歲之作瞿塘巫峽三湘  
七澤之奇杼寫殆盡遂空作者由是觀之士苟局促三家村內守  
兔園之冊雖研精覃思欲其超絕于古人未之有也蕭五雲先生  
以滇南異才筮仕滁陽慕歐陽公之風而願學焉文章政事往往  
与之相埒及其迴翔即署出守廣陵當戎馬之衝漕艘醴竈駢闐  
殷集先生智略輻輳爬剔抉劃然而辦考居工最名動一時余  
希風悅響心儀久矣今年相遇于湖上見其金相玉質丰采煥發  
間盡出其詩文數冊示余讀未終卷輒矍然而起曰有是哉何其  
詩之富豔而凡肆也何其文之瑰瑋而奇麗也何其筆陣之風飛

而電發也何生誦論之磊落而英多也此非讀萬卷書行萬里道  
未易卒構此也及觀先生之自序其曰燕吟者金臺壯志易水悲  
歌出入承明迴旋觀闕此非燕薊之朔風盧龍之勝概乎其曰楚  
吟者憑弔英皇唏噓屈賈涕泗故宮徘徊去國此非懷沙之感登  
樓之賦乎其曰長干者淚濕銅盤夢回梁殿佳人南國芳艸王孫  
此非白鷺之遊鳳臺之響乎其曰廣陵者螢火暮鴉竹西歌吹平  
原蔓艸明月二分此非平山之詠蕪城之賦乎至其賦滇南也身  
居異國悵望故鄉不為太冲之三都而為子山之江南尤不勝其  
淋漓而感慨也其餘為秦為晉為齊魯為吳越往往雜發于序記  
銘頌之文斟酌飽滿筆騰墨飛直可并子美之堂入史公之室余



之所云讀萬卷書行萬里道者不信而有徵哉先生年富力強舉其所歷高山大川煙巒風物之狀收視返聽淵思靜慮杼軸于古人之文方且研經撰史以圖不朽于無窮非塵雕蟲小技之所可盡也時先生方刻新舊合集姑書此語以序之歲在戊戌夏五虞山蒙叟通家錢謙益書于杭城之報恩院

佟懷東古意新聲序

古意新聲之什創于陽羨俞羨長佟中丞懷東見而悅之為之嗣聲屬和又益之以出塞宮詞閨情詠懷之屬凡六十章閩士徐存永陳開仲携以入吳予方有事採詩深嘉其指意為之序而傳焉曰自有天地才氣而後有詩天之有八風地之有五方人之有七

情盈天地間也風也而詩於是乎興葛天以降塗山之為南音有娥之為北音夏甲之為東音殷虓之為西音莫非風也三百篇有風雅頌而皆源于風漢武採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安世房中之歌原本二南自時厥後杜夔左延年所得鹿鳴諸篇漸滅于晉代頌亡雅微而風之用滋廣樂府降為古詩古詩降而今體而其源于風則一也雞鳴高樹顛犬吠深宮中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非五言之祖乎江有香艸日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非七言之雋乎朔風傳金柝寒光照鏡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非五言長律謀出古辭者乎黃河遠上錦城絲管非七言斷句流被絲竹者乎由今追古則牛尾斷竹已肇新聲由古閱今則南風爛雲寧

非近體孰為古意孰為新聲年區代別格日卑而音日靡則近代之陋也羨長有見于此迥而一之懷東又廓而張之於是漢魏六朝之古詞神龍大曆之今體追魂攝魄蕩無藩籬使天下知古之為詩者有聲有律無不本乎風而興今之為詩者無古無近要以極乎風而止在昔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顛倒經樞因情立格豈非神工哲匠古今一揆者與懷東之詩清詞激越藻思芊綿人可得而知也俄而雄壯則岳雲下垂海水皆立俄而綺麗則紫燕雙栖黃鶯並坐其情瀾濛朧萌折其興會絡繹奔馳得乎風之變而極其深則非人之所能知也翦絲為花雖駢枝儷葉非生花也畫屏為水雖窪隆奔涌非活水也春在于花能指其孰

為春孰為花乎風行于水能指其孰為風孰為水乎懷東之詩光氣態態然精魄然如花之得春而榮也如水之得風而渙也其妙于風而極其變也吾能言之而作者或未之知也始存永開仲之以詩請也秉燭命觴相顧欣賞昧旦而求之余与二子邛然若有失也浹旬吟咀听然有得始拈出風之一字而二子遠矣遇懷東輒舉似之懷東笑而不應禪門有言莫把金針度此風之一字懷東之金針也余顧曉曉然逢人而扣其譜不已愚乎

### 佟懷東詩選序

遼東佟中丞懷東紈綺之歲富有著作已而流離世故遭逢運會飛文散藻盈囊溢帙以余為通家老叟絃直而觴決者也屬以評

隲之役曰幸毋惜吾痼瘡而沃我昔者曹子建嗟劉季緒才不逮  
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撫利病丁敬禮之屬子建則曰後世誰相  
知定吾文者余之于懷東也其為敬禮之子建乎余則何敢抑亦  
為子建之季緒乎老馬可以識路他山可以攻玉余固不得而辭  
也乃為之評而叙曰懷東之詩至是凡三變矣方其含章挺生蜚  
聲上國詞源則倒流三峽筆陣則橫掃萬人潘江陸海傾洒自如  
顏絲江花爛熳披賞其為詩也若芙蓉之麗初旭妍妙而秀發俄  
而國步艱危家難存作毀室有取子之謀覆巢無全卵之勢河橋  
風雨望天末以孤吟關塞星霜渡隴頭而嗚咽其為詩也若魚龍  
之蟄秋江悲壯而沈痛及乎星移物換雲起龍驤橫吹鏡歌商徵

並奮從軍公嶼身墨橫飛卧閣春則千家律暖登樓清嘯則萬  
騎雷奔其為詩也若青陽之開動朱明之敷與詩家之興會集而  
作者之能事備矣旋觀懷東之集詩與年俱富才與筆俱老世既  
耳而目之矣亦知其所以為詩者乎懷東生長邊陲蘊負韜略鳴  
劍伊吾仰圖麟閣猶俯拾地芥耳屈首一經坐視蹙國肉食寡謀  
乘軒能戰能無憤乎九州遼邈四裔播遷飲章錄牒累北海之一  
門複壁後車倚東海之百口能無怨乎憤而不懟怨而不誹仰天  
畫地豈為身家哀郢沈湘不忘君父此則忠孝大節可以炳丹青  
而懸日月也結客論交千金涕唾輕死重氣七尺鴻毛風雲玄感  
接席不吝飢寒燕樂喧闐推食不遺惇睦此則春風夏雨管子不

免興悲而越陌度阡魏武所以念舊也節鉞在手生殺惟命不以  
獻馘為首功不以京觀為能事愍禱昧悲魚釜戒焚林禁殺卵嗟  
號吽哀痛慘怛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騶虞好生角端止殺挽劫運  
于行間回元氣于字裏斯豈可以聲音笑貌為之者哉元遺山論  
唐人之詩所以絕出于三百篇之後者有本焉誠是也不誠無物  
人之聽之如春風之過馬耳其欲動天地感鬼神難矣懷東之詩  
非徒詩人之詩而忠臣孝子之詩勞臣大人之詩也精誠悃悞志  
氣包塞而真詩出焉詩之有本者也余撰次懷東之詩莫難其應  
世酬物駢枝儷葉之作獨取其修詞立誠言之有物者畧為評點  
以行於世不獨以張懷東之詩也得吾說而存之取誠之一言以

定學詩之指歸遺山之詩教庶可以昌明於後世也夫

汪雲憑晴香閣詩草序

海內百餘年來詩壇角立以余所覩記真得古人之風調陶冶性  
情而深知古學所由來者孟陽一人而已孟陽清嚴峭獨矜慎其  
詩不輕示人朋儕中真知而篤好者前則唐荆川達妻子柔後則長  
蘅與余而已孟陽歿十餘年余為評定其詩比于元裕之之推辛  
敬之而礪城諸俊少愛慕其流風遺書爭為流布槁詞揆藻規摹  
風雅壹以孟陽為師範如汪子雲憑其哀然者也余讀內典第八  
識果相門為異熟識無始熏習由多生招感安立所謂異世而熟  
者也吾於論詩知果有異熟識古人之所謂異熟者三百篇也離

騷也枚李曹劉也今人之所謂異熟者遠則嚴羽卿劉辰翁也近則高廷礼李獻吉也多生熏習邪正清濁染神刻骨非一生一劫之故其所由來久矣居今之世而思津涉古人不為俗學所瞶眩也必先自熏習始禪家所有知有入處者也汪子以尤異之材若發穎豎不恤淫譁冀之是好以問津于孟陽其志趣固已遠矣孟陽游長安時公卿大夫頗多舊游一無所造請時時偕遺民衲子礼梅檀佛像長吟報國古松下陵谷遷改身沈名飛近乃有未集其遺詩恨不獲与同時上下其議論者悠悠世論沈木浮石士所可信者千古耳汪君其懋勉之余雖耄老尚能執簡以須其大成也壬寅中秋

### 尊拙齋詩集序

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性不能以無感感不能以無欲物与性相摩感与欲相盪四輪二劫促迫于外七情八苦煎煮于內身世軋戛心口交蹠萌于志發于氣衝擊于音聲而詩興焉故曰聲言志歌永言長言之不足則嗟嘆之嗟嘆之不足則咏歌之嗚其趣極其致可以哀樂而哀樂窮通而窮通死生而先生情性之變窮而詩之道盡矣今之論詩者扞度格調劇鉢肌理奇神幽鬼奇行側出而不知原本性情言古詩則曰十九首亦知其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乎言今體則曰杜陵亦知其語不驚人餘波綺麗者乎義山之隋宮馬嵬長吉之銅仙遼海長慶

之長恨諷諭一言半句色飛灰死連章累什心折骨驚有能唱嘆  
吟咀深知其旨意者乎有人曰真詩乃在民間文人學士之詩非  
詩也斯言也竊性情之似而大謬不然夫詩之道性情學問參會  
者也性情者學問之精神也學問者性情之孚尹也春女哀秋士  
悲物化而情麗者春蠶之吐絲夏蟲之食字文人學士之詩章後  
使百靈感動神鬼則帝珠之寶網雲漢之文章也執性情而棄學  
問採風謠而遺著作與歌巷誦皆被管絃掛枝打棗咸播郊廟胥  
天下用安失學為有目無睹之徒者皆此言也吾友孝升今世之  
吟壇渠帥也當其標舉興會籠挫古今淵文綺合慧辯連環夜光  
之珠狼藉道路鳧山之人直用以抵鵲耳至于朦朧萌拆債盈偏

塞詠汾水秋風之什聽江南紅豆之歌一語神傷四座泣下雖作  
者亦不知其有使然也故吾斷以孝升之詩為文人學士緣情綺  
靡之真詩性情學問化工陶冶可以療舉世之詩病不獨專門名  
家而已余不能詩而能採詩孝升之集行余得而序之余讀內書  
切利天殿南有波質拘者羅樹寶華四照其香逆風行聞二千里  
竊以為孝升之詩約畧似之世人讀孝升詩如切利樹華時諸天  
共坐其下聞香歡樂樹高四千里枝葉分布二千里則共坐聞香  
者或未必悉知也余何足以知孝升之詩今得共坐樹下為聞香  
歡樂之一人則亦有厚幸矣夫甲午仲春

呂全五二集序

余兒童時以先宮保之執友侍顧端文公函丈長而從高忠憲游  
本仁祖義懷文抱質道誼之風熏人肺腑上下五十年陵谷變遷  
諸君子人貌榮名已迢然千古之上矣而梁谿為吳中騶魯流風  
餘韻久而弗替頃從月潭太史得見全五先生薪齋二集篝燈誦  
讀低回屏營不能自已全五之詩文名人魁士論列者備矣其大  
旨以謂上窺結繩下窮掌故沈宋不備于典冊燕許未窮于比興  
地負海涵兼工婉美盛矣哉文府之總持菽苑之篤論也余竊以  
為全五之文固有本焉吾嘗評文于梁谿矣端文之文以氣而暢  
其理其文如江之出峽河之倒海奔放雄決而不可禦忠憲之文  
以理而持其氣其文如川之韞玉水之含珠渟泓光潔而不可窺

全五生於其後服習其規矩含咀其精氣落實而取材銜華而佩  
寶又增益以左史之菁華三唐之麗藻花間州堂之艷異牢籠諸  
有無不治鎔而其餘頌去濫本性命而根道理固未嘗躍冶而出  
也譬之黃河之水顧高其發源也其濫觴也全五則其吞江內漢  
回復萬里也或原也或委也先河後海則一而已矣全五以薪齋  
名其集莊生不云乎指窮于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自有天地  
以來聲明文字新新不窮皆昔薪也皆前火也以此薪計彼薪則  
有盡以昔薪傳後火則無盡夫安知夫顧高之為彼薪而全五之  
為此薪乎又安知夫全五之非昔火而後全五而興者不又有後  
火乎全五之有取于薪也其用意固已遠矣今之薦樽全五者徒

取其攢花簇葉悅心炫目者臚傳而枚舉之以為薪齋之文盡在此矣又安知世之望洋向若驚而相告者不又為全五之彼薪乎全五之火傳久矣而世猶竊然指其容光觀其隙日豈非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者通乎薪齋之說可以參天人可以知性命斯固顧高諸公之所齋心而求端拜而語者也豈徒以翰墨詞賦為能事乎余老且耄矣學文學道兩無所得讀薪齋之文而竊取傳火之義僭為發明其梗槩以諗于太史并為讀薪齋集者告焉

程昆侖詩文集序

余生平師友多在三晉若曹安邑傅定襄孫沁水張陽城數輩皆以正學偉節表儀朝野而武鄉程司空夙菴推諸公之嚴氣以臭

味及余日月遞更宿州弥望每矯首三晉雲山晨星曉月耿耿在心目間為悵然太息者久之而司空之孫昆侖使君應玄纁之聘筮仕京口清聲異政與其淵才雅思金春玉應騰涌于金鼈鏤甕之間余竊喜司空之有後可以為善類之勸而尤惜諸公之箕裘邈然無聞未知夫天道之果可必者終何如也昆侖聞余猶強飯喜大父輩行尚在人間盡出其詩文屬余為叙且謂余有老馬識道之智俾是正其得失則請循而論之余謂世之作者戶立壇墀曹分函夫人和氏而家千里彬彬乎盛矣繁聲縟絲駢枝儷葉以裨販為該博以剽擬為則古買菜求益嚼飯餒人其失也罔么絃促節浮筋怒骨發音聲于蚓竅窮夢想于鼠穴神頭鬼面宵吟晝



厭其失也誕要而言之雕花不禁于春陽滄蹄不歸于叩浦覈其  
病源曰無本而已矣旋觀昆侖之詩文才氣橫溢詞源倒流如噴  
泉之涌出如龍氣之直上徐而按之詞有體要文有原委不騁奇  
于篇什不求工於字句如武庫之有五兵如玉府之有六玉井井  
乎其行列也離離乎其相屬也進而扣所有愈出而愈不窮也韓  
子有言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養其根而竦其實如其膏而希  
其光有本者如是其昆侖之謂乎吾聞司空少負淵敏得純正兩  
夫子之家傳出入天人上下經史著書滿家張皇幽眇七膏未施  
以其學詔子孫昆侖之學其發源于乃祖遠矣詩不云乎有斐君  
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吾謂君子之光澤與被于金錫圭璧者猶

淺而濬發於子孫者深且長讀昆侖之詩文而瞻企其光芒潤  
澤溢金錫而孚圭璧者不知其所自也乎昔者文中子之教興  
於河汾而叙世家者授元經而歌伐木推本于銅川府君余序昆  
侖之文而趣舉其所由來其亦有河汾之志乎白頭黃髮三世老  
友若猶是瑀續文句吹噓聲名望塵吠影与斯世尋行數墨之流  
角逐于少年場中此固非余之所以自處而亦豈昆侖之所以屬  
余者哉

### 陳鴻文詩稿序

越絕書云虞山巫咸所出楚人以為神巫而商書載巫咸作咸又  
作大戊高文典冊与伊訓說命並垂冊府子游北學于中國歸而

南北之學立遂有子游氏之儒盟壇擣石遺跡歷然生于是鄉而不能道古昔稱先王以文學一科導揚端門之末命豈不有愧于鄉人子弟哉世遠言湮學者諱通經故古唯謏聞曲學之是師繆仲素之詰訓桑民擇之詞賦已不能問其津涉而况其遠且大焉者乎啓禎之間士始知有古學昌黎之進學解子厚之荅韋中立書与夫有宋以來大儒經經緯史為學之次第相与服習講貫稟為條律其端雖自余發之而或原或委一本於先生長省海內之知古學者鮮矣礎椎相攻其非是亦相半而鄉曲小生所謂不知何人者蠅聲蚓竅亦側出而從之蔚邛子有憂焉于是作為文章載經建鼓挾枹秉經以正告鄉人子弟蔚邛子之言出而羣喙脅

息余可以卷舌不談矣里中陳子鴻文錄其詩就正于余觀其扶幹結條沈澁悌悅抒軸于懷而無取冗長庶乎通經嗜古者之為楚然空谷之足音也方希直學于潛溪學成而潛溪贈之詩曰啾啾百鳥中有此孤鳳皇今余拔鴻文于衆鳥之中將取其麟前鹿後龍文五色自表異耶抑亦翱翔四海一飛而群鳥相從以為明耶其亦昌明古學使啾啾百鳥燕雀啁噍之屬胥化而為高岡歌舞之音斯鳳德之不孤蔚邛子之憂可以釋矣虞伯生以為學之說告蜀人以為推先世之學庶幾見區區恭敬之微意余假鴻文之詩極論今古蓋有厚望于鄉人子弟故其詞不得而不詳也癸卯二月既望東澗遺老錢謙益序

牧齋外集卷第八

序六

喻氏尚論篇序

上古之世未有儒也所謂通天地人者巫與醫而已巫咸始為巫  
號為神巫其事守遠夏商未改顓頊命南正重為司天以屬神北  
正黎為司地以屬民絕地天通亦神巫之屬也洪荒以後彷彿劫  
初成時光音天來下化生世界地天未隔民神不分故當少皞失  
政帝得命官以司之屬之重不上天安能司天黎不下地安能司  
地顧溺習見聞以為宗伯司徒之官而上天下地後人之所以寵  
神其祖夏蟲語水昌足怪乎神農嘗百草黃帝作內經伊摯製湯

液天子宰相皆醫師也皆醫官也以黃帝之聰明狗齊稱岐伯為  
天師其所論難窮極天地分列陰陽儒者雅言三墳之書言大道  
者唯醫經在焉豈非窮神知化通天地人之極致乎自周公以司  
巫醫師分屬六官而巫醫之任漸輕自孔子以魯國之儒統承斯  
文而巫醫之道漸隱其降而為方技不得與儒齒則自范曄始也  
東漢之末巫術熄而道教立天師之劔印遂與竺墳魯浩鼎列為  
三要其冥道玄感驅風雷斥鬼神不過古者神巫之能事巫之名  
闕于道而其教跡則託于道而益尊若漢以後之醫則不能自立  
壇墀而咸寄跡于儒儒者窮研經術深談性命俎豆於賢人之間  
而醫不出方技之列若近代之劉張李朱本朝之戴元禮滑櫻寧

王仲光皆真脩壹行方聞經國之大儒曾不得攝齊板社廁跡儒  
林道學之間醫之託于儒不若巫之託于道也蓋已久矣吾晚而  
得見嘉言喻先生其為人則盧照隣之贊孫思邈所謂道洽古今  
學通術數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也著  
尚論篇發揮仲景之精微補正叔和之遺闕參以妙悟得之神解  
甲乙千金之書未能或之先也吾觀其論大青龍湯一章以其雷  
雨滿盈飛騰蕩滌之神用縮而為小青龍則龍首藏于蠶蠟馴而  
為越婢一則龍身化為絲絃白虎以成其對待真武以鎮其奔軼  
通天之手眼馭龍之心法旁見側出孤映絕照千載上下豈非有  
神者告之隆墀永歎遠壑必盈取喻于晉重耳越勾踐之反國折

肱知醫論盡喻政思深哉古之上醫也嗟夫不通天地人不可以  
言儒不通天地人不可以言醫昔人有言以至精至微之道傳之  
以至下至淺之人儒以學術殺天下醫以經方殺天下民用天札  
物用疢癘鬼神不享祀而風火刀兵之劫繼作豈細故哉吾嘗搜  
緝國史以周玄真張鐵冠之流為高道以原礼櫻寧之流為儒醫  
子禪之冒儒者解其駁而歸禪于儒者之冒儒者訂其實而歸偽  
排纘甫就劫火及之知天之不欲使与史事也遂釋然忘其所有  
事讀嘉言之書於吾心有戚戚焉不揆愚誕率意而叙之如此世  
之君子得其書者當深思而自得之無以為親見楊子雲言貌不  
能動人而笑吾言之無當也先生姓喻氏名昌南昌之新建人嘉

言其字也重光單閼之歲相月二十八日虞山蒙叟錢

謹序

望古齋集序

今論詩於中州者莫不盛稱何仲默次及王子衡輩而不復知有  
高子業子業与何李同時其骨格迥拔託寄在右丞左司之間昔  
人稱之者以為高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蓋庶幾  
得其形似今人沿襲淫靡取青妃白嘈嗜悅耳子業之詩如孤桐  
片玉誰能好之羣瞽拍肩耳食目論不能知子業亦豈真知仲默  
輩哉屏居江邨日事梵典不復論世間文字鄴下李夢沙使君以  
望古齋集見示吟諷數章灑然異之夢沙天才駿發日新富有上  
下漢魏三唐馳騁凌獵籠挫筆端縵繡繁絃無不象指如意旋觀

其神情格調若發穎豎孤立特峙譬之芳春柔條勁秋落葉偏絃  
清唱窮迹孤興要于翦薙榛楛破除浮漂儼諸近代信可追踪子  
業高秋獨夜撫几長吟寒燈靜帷香煙停蓋石室之猿梵寥然魚  
山之天聲間作蘇門新下異世同響么絃孤賞聽曲識真非苟然  
而已也日余游武林叙萊陽宋玉叔詩取群兒電珠之喻謂羣兒  
不識珠掬電以為珠既而知電之非珠則又疑長者之藏珠羣噪  
之以為電蘄玉叔之自信其珠勿為羣兒之所噪也吾所取于仲  
默子業者以為長者之珠也夢沙之才力風飛焱豎聯翩怵悅詩  
家之珠林玉府也自今以往學益殖才益老願自信其珠而無為  
群兒之電論所聒噪斯道其有興乎顏延之稱陶淵明曰嗟哉若

士望古遙集夢沙以望古顏其堂固已單行獨樹自致千古之上  
豈与夫蘭茗翡翠競美觀于目睫者可同日而語乎其必以余言  
為有當不以為狂易而愁置之也夢沙兼工古文詞雄健蒼老殆  
古人所謂崔蔡不足多者余但評其詩不具論云

#### 四照堂文集序

古今論文者取則于陸平原之文賦其所謂體有方殊物無一量  
辭程才以効伎意司契而為匠者已苞舉文章之能事而復區分  
其體自詩賦以迄于銘說列為十科其意曰文以萬變為極意以  
寸心為匠用以為詩則為緣情綺靡用以為賦則為體物瀏亮云  
尔故申言之曰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譬音聲之遞代若

五色之相宣此文章之準的所謂造車合轍者也今之為文者鈎  
章棘句儷花鬪葉雖其辭條文律劇目鉢心選義按部考辭就班  
而其于扶質立幹泐波討源之指要固已邈然河漢矣傳曰氣以  
足志文以足言志不足而求之氣氣不足而求之言理不足以立  
幹情不足以扶質於是乎鞏悅流工榛楛勿翦文體日備而美敗  
剽賊之風相挺而作勢使然也吾讀元度使君四照堂集攬其體  
則文賦所列十門無所不備而又加以表策議序等二十餘科若  
游群玉之府天球琬琰可却車而載也如入五兵之庫刀斤劔削  
四出而愈不窮也已而息心撫氣循覽而有得焉如登天門晞咸  
池罡風瀾氣濛濛然在足下也如泛大海窮扶木珠宮貝闕噓吸

涌現而窮髮之北猶吾盤盂也當其為賦也不知有詩當其為詩  
也不知有文當其記論諸文也不知有詩賦出乎太微歸諸玄造  
若天吳罔象馘汨淚沛于筆端也若因車威弧枝刺硠磕于紙上  
也徐而按之辭有條理有幹州次部居披文相質或赴節以投袂  
或應絃而遺聲肅肅乎長離拂羽而箕伯函風也整整乎青瑀捷  
芝而素威司鉦也士衡之賦所謂程材効伎司契為匠者千秋而  
下實獲我心豈不快哉昔者帝顓頊命火正黎為司地命曰祝融  
淳耀光明以啓南邦而楚人能讀墳典丘索者有左史倚相申明  
春秋詩禮以傳太子者有申叔時推本重黎受氏之初式昭火德  
有觀射父蓋祝融之以光明啓南方者實以文章為主而諸君子

首先被焉元度楚人也實鍾祝融之餘光以殿我南服而其為學則左史叔時射父之遺書與吾東魯之易象春秋照耀于孔壁漢冢之餘者也傳有之先河而後海讀元度之文者歸本于墳典詩書知楚學之所自始無忘先王所以昭明南服之意斯世之學將奉以為斗杓而趣歸于東魯也其將自楚人始余竊有厚望焉然吾聞諸班氏楚自屈原師弟子以騷賦顯名而漢初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中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則楚人之辭至漢而以吳人傳也今元度以使節泣吳三吳清嘉鮮華之氣元度以其胸中雲夢吞而有之吳人輕心無有能當其前行者而余以黃髮遺叟歸老空門負苓采薪重辱下問猥以樸學枯毫頌述盛美吳人之

不能有裨于楚視漢人有厚顏焉并書於末簡以誌予愧

### 稼菴近草序

往者承平之世臨川雲杜公安諸公狎主詞壇風流弘長自時厥後閩有能始楚有小修伯敬燕齊有敬仲德水皆以文章為心髓朋友為性命而余以菰蘆下士參預其間于時海內才人勝流咸有依止箕風畢雨燕函越罇郵筒交馳弓劍相錯盛矣哉彼一時也人代質遷朋舊凋落老而不死為斯世陳人長物風流文物追念昔游如巡舊識如記昔夢數年以來乃有東萊亦霞趙使君君故名家華胄含章挺生圓流旋珠方折產玉一麾出守在京口三山夢雲飄角之地於是詞翰橫飛聲氣斂集筆床硯匣雜置于印



箱雪咏風吟蟬達于燕寢余之舊游金陵顧与治長洲楊曰補相  
率走集如望歲焉屏居顧影不能過從聞其風而悅之未嘗不向  
西而笑也今年游吳門介曰補之子明遠得讀其詩驟而歌之朱  
絃一唱孤相自韵可以凄神而寒骨也徐而咏之金鐘西序玉衡  
清秋宗廟之法物高曾之規矩也甚矣使君之詩有從來也使君  
守京口治行為天下第一片言齟齬脫屣挂冠退而脩行素之業  
其志意益遠其為詩當益工天將以千秋萬古奉使君矣日者吳  
越之士推合肥樵李為尸盟二君皆步武禁闈東南半壁遥奉載  
書若以東海大匡脩舉衣裳之會親執牛耳非使君其誰風塵載  
清耕桑樂業西都之燕喜有期鄴下之安集未艾一觴一詠載色

載笑皆用以保合太和迴幹劫運余老居菴熟位不能悉索敝賦  
拜邾莒之後得如馬伏波當飛鳶跣地時曳足以觀鼓譟不亦快  
乎此則序使君之詩為之懽忻雀躍氣滿大宅而援筆以識之者  
也戊戌季春二十有一日序于蓮華頂之舟次

余母毛太夫人表節詩序

遂安澹公余公以進士高第擢守吾郡下車踰年風和霜肅百廢  
咸舉政聲籍甚為海內循良之冠吳中賢士大夫飲公之膏澤飲  
醇襲芳推本其淵源知公有節母毛太夫人其治行厥有自云太  
夫人之歸贈公也異糧宿肉以奉尊章雞鳴夙夜以佐夫子裙布  
操作動合圖史人之稱女師者歸焉既而所天見背盛年自誓事

高堂則以嬪代子撫藐孤則以母代父松筠之操滋茂於百年蓼  
莪之澤覃及于九族君子曰太夫人非惟為節母也其慷慨立節  
蓋鬚眉丈夫弗如而本仁祖義恤孤寒而燕悻嫠則公卿大夫或  
未之逮也太夫人青年矢節皓首令終二孤鏃礪名行鸞翔鶴峙  
軒翥都舍士前及余公紉綺之歲順飗肆翔專城出守治行為天  
下第一而太夫人之為母師益著人觀公之砥節自公飲冰茹蘗  
則以徵太夫人却鮓之儉人觀公之拊循鴻雁視民如子則以徵  
太夫人丸熊之仁人觀公之養育人才廣厲學宮則以徵太夫人  
斷機之教人觀公之治兵振旅江海肅清則以徵太夫人之冠纓  
之智太夫人之為母師得其子而益彰豈不信哉昔者魯敬姜之

教其子曰輻可以為將畫可以為正捆可以為大夫軸可以為相  
樞可以為三公西漢之盛賢守公如黃霸輩皆入為三公余公文  
明以止篤實光輝傳遽至于公卿有日矣源遠流長徵其家訓則  
自太夫人織紵之教始今之贊誦鏘金戛玉先河後海咸歸美于  
太夫人後世有劉中壘范詹事區明風烈昭于彤管將于此有徵  
焉珩璜瑤瑤之遺風其有聞于斯世也夫

邵母錢太君九十壽言序

邵母錢太孺人者吾邑邵進士薪傳之祖母也太孺人今年壽躋  
九十其二子伯七十三仲七十二而薪傳之子亦既抱子矣薪傳  
登上第奉觴節過家為太孺人稱壽三事大夫以迨桑梓朋好咸

作為詩歌以侑萬年之觴薪傳誇詡盛事釐為三集而屬予序之  
夫介壽而屆百齡其慶而及五世吉祥善事太和元氣側出于陵  
谷遷改石立土踊之餘豈徒然哉西晉時有諶母者潛脩至道有  
真人降為其子自稱孝道明王告母以修真之訣其後吳猛許遜  
詣母授法許遂以淨明忠孝領玄榜之野為高明大使至今銅符  
鍊券傳靈寶秘法者以諶母為宗諶母則以孝道明王為宗神仙  
忠孝豈有二哉太孺人貞順慈惠佩珩璜琺瑯之德薪傳父子白  
華朱萼潔白顧養雍熙之軌萃於一門安知邵母之非諶母而邵  
母之子孫非如吳許之流傳孝道之教法為度世之梯棧者乎吾  
聞孝道之家天真所盟授者居日中為仙王居月中為明王居斗

中為孝弟王以余觀于邵氏不出家人父子鄰屋堂戶之間而母  
為賢母子為孝子孫為慈孫炳然如日月灼然如大斗有自者皆  
望而知之豈必入景浮空遼遠而求之也哉諸公為太孺人稱壽  
備矣吹玉母之玉琯彈三元之靈璈琅琅乎九奏八會之音也若  
夫元本忠孝討求靈寶推明明王聖母之道以託化人間則又非  
余老人侶樵陽而啓原函其孰從而知之

絳跣山房詩藁序

德清之際吾邑二陳先生兄弟競爽長中丞公以直節樹鶴諫臺  
次司成公以雅望羽儀史館高門綽楔喬木相望後百餘年其族  
孫金如胚胎前光食貧嗜學自傷其祖父韋布好修不克光大前

人闕閱括羽鏃礪以充宗燾後為已任朝齎莫鹽茹荼攻蓼然松  
以代炬吞紙以療飢古所稱環堵之室一畝之宮簞瓢屢空恒晏  
如也學殖行修蔚為碩儒橫經鼓篋戶屢交錯脩詞者擬其春華  
改德者落其秋實雖其麻衣席帽屢困鎖闥人以為兩陳公之後  
士服舊德抱韋經而守魏笏蓋有人焉今歲明經久次膺貢上庠  
次子溯潢以終賈之年驪首天路里中父老相顧嘆息幸先哲之  
有後而金如之早服重積為不徒也吳中士子咕嗶少暇則相率  
為詩社連章押韻取青妃白刻燭擊盃側弁而哦掉鞅超距人人  
自以為大將金如捧手樞衣逡巡避席粥粥然抑抑然若不知比  
興聲病為何事退而竹牕綈几抽毫授簡金春玉應頃刻數千言

炳若縹繡悽若繁絃向之高吟雄視神屬志凌者莫不旁皇左次  
燕然自失良賈深藏盛德若愚人皆謂金如才兼數器富有日新  
非輕材小生所可幾及也頃者有司勸駕貧無以治舍人裝友人  
王君兆吉輩搜其篋衍得詩數百篇喜曰此金如載贄之先資也  
相与刻而傳之屬余為叙余于金如為外家懿親辱有一日之長  
知其生平循墻畏影重自抑損非若唐之正字破千金之琴市聲  
名于雉下者余老人也習知鄉里故事先達如張宗海吳敏德文  
章事業炳耀儒林皆不以甲次進吳中吳原博中年以明經入都  
李文正見天上玉堂之詩稱為蓬池道山人一日而名動京雒  
今金如膺貢北上值破格求士之會安知不如宗海敏德以玄纁

起家栢梁長楊應制勝流填塞朝右又安知不若吳文定以祖餞一章為點額燒尾之徵兆耶韓子有言養其根而埃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磨磨奮發閔中肆外此亦儒者之常理挹彼注茲有天道焉余空門遺叟不應廁名行卷點墨入春明惟是華顛胡老樂談粉榆之盛事聊書數語于簡端他日徵諸閩史亦可以當秉章之先云尔

白下秋聲引

余讀內典西園五百仙人在山中住甄陀羅女于雪山池中浴聞其細妙歌聲柔軟清淨即失禪定譬如大風吹諸林樹心醉狂逸不能自持因而語古人之詩所謂緣情綺靡驚心動魄長言永歌

至于感金石而動神鬼者要其極致則西國之歌聲所謂細妙柔軟清淨者庶幾盡之東國之有詩章猶西土之有梵唄也唄云梵者淨也色界諸天來觀佛者皆陳偈讚謂之天音陳思王居魚山聞空中梵天音響清雅哀婉乃模其聲因經中伽陀寫為梵唄此方之詩體制代變要其浮聲切響宮商叶應靡不与東讚西偈自然妙合吾之論清淨歌聲有合於詩者信也頃游包山晤許子玉晨觀其眉宇開條殆所謂修竹冷風勝白牙團扇者已而進其詩得白下秋聲一編如若玉磬如夏銅椀淒淒然冷冷然一以為天音一以為梵音一以為雪池女子細妙柔軟清淨之音近代聲律漸入鬼趣蒼蠅之聲發于蚯蚓之窟當以玉晨詩一洗之莫釐高

峯下瞰震澤龍宮橋社光響蕩滴蕭辰月夜試奏一篇其不以為  
魚山之梵響者幾希余老而學禪惟恐如五百仙人聞歌聲而敗  
道作大飲光起舞狀也諷詠一過不敢再讀題數語而歸之乙未  
仲冬

許更生詩引

往採詩于兩洞庭或有問曰東有王濟之西有蔡九遠二賢孰賢  
余曰濟之聲望籍甚館閣九遠出其門下雖然閣上花枝鷺夢短  
雨中春艸伴愁生震澤集中恐少此佳句也王元美弇州園記云  
山与水襲奇也水與山襲復大奇少時苦愛其警絕不知是九遠  
消夏灣記中語耳包山太湖靈秀浩蕩之氣刻露演迤麓者流為

富貴福澤而精者結為文章寧可以悠悠目論比量軒輊耶東山  
作者葛震甫吳凝甫既歿伐與者許更生氏更生才調孤清學殖  
深厚波瀾于震甫而筋骨于凝甫淘汰洗濯要當為九遠後勁未  
見其至止也淮南李小有論其香竹居詩其神情在蒹葭蘆水空  
青冷碧之間吾許為具眼又曰竹有妙香非靜不聞昔人言天下  
海棠無香唯昌州獨香今之詩人鼻竹香者謂渭濱千畝皆西方  
衆香國也則自小有之論更生始

脩史小引

謙益白蓋往者濫塵史局竊有意昭代編年之事事多抵牾勿就  
中遭廢棄日夕捷戶蒼藂所葺事畧頗可觀覽天不悔禍絳雲一

炬靡有孑遺居恒忽忽念海內甚大何無一人可屬此事者近得  
松陵吳子赤溟潘子力田奮然有明史記之役所謂本紀書表世  
家列傳一倣龍門取材甚富論斷甚嚴史家三長二子蓋不多讓  
數過予索燼餘及訊往時見聞予老矣耳聵目眊無以佐二子然  
私心幸二子旦夕成書得一寫目又懼二子以速成自愉快與市  
肆所列諸書無大異也乃二子不要名不嗜利不慕勢不附黨自  
矢必成而不求速日終身以之然則此事舍二子其又誰屬予因  
思海內藏書諸家及與二子講世好者不能一一記憶要之此書成  
自關千秋不朽計使各出所撰著及家藏本授之二子二子必不  
肯攘善且忘大德也敢代二子布告同人勿以老耄而慙遺我幸

甚幸甚

錢右尊文引

余老耄于科舉之文不能知句讀近却曉望氣法重其持伊壻右  
尊文來余一望之筆墨之氣如堆鴉盤蚓蓬蓬鬱鬱然橫側望之  
有光熊熊凌出紙上如劍吐花如淚迸珠識者曰此作者勃宰理  
窟積厚流光文字之祥也吾嘗言世道之行士氣薄也士氣之厚  
文氣薄也故曰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斯文也可以言  
厚矣其所負居可知也婁江之錢梅仙特聞今又得右尊焉漢東  
之國有人矣哉庶子相月虞山蒙叟 書

錫類篇引

古稱孝子以刲股為奇節。膠水張崔氏一再刲股以療父母之疾，則尤奇。魯亂之秋，烏頭綽楔之旌未聞焉。能詩者為之嗟，咨愧歎交口而頌之，宜也。吳中近俗爭誇詡為祿壽述德之詞，牛腰行卷所至塞屋，金箱玉軸，照耀堂戶。而孝子之詩寥寥，數十章人以為歎。余謂孝慈如董召南刺史，不能薦爵祿不及門，其名至今著于丹青，惟昌黎公嗟哉董生行一章而已。世俗所流傳唱嘆，所謂橫目二足之徒，皆可為者，雖多亦奚以為。蒙叟錢謙益題。

牧齋外集卷第九

贈序

陳太守考績序

余以暇豫簡較國史，至靖安况公守蘇州事，竊念先朝責成守令與天子共治天下，其隆重如此，輒屏營太息不能已。而會今太守閩蓮湖陳公三年考績，錫予貶恩，一如天官掌故公之僚郡丞席楊康三、公司李鄭公抵書山中，命余以載筆之役。余方讀舊史氏所著况公傳，未竟廢書而歎曰：嗟乎！陳公守蘇州在皇帝御極之四十有三載，去况公時百七十餘年矣。章皇帝時念江南賦重道遠，蘇為首郡，賜况公璽書乘傳之任。當是時蘇極號難治，然民間



物力豐滿宿蠹積弊惟守所剷鉢又得條上便宜與勅使大臣奏  
囊交互不為人所覆壓是故蘇之為郡與其守俱重承平日久蘇  
政危賦擾日益國家馭吏之典日刊敝斲指掣肘左右顧視促數  
更易而吾蘇與其守亦日輕靖安為郡日減額停徵後先蠲除無  
慮數千萬石而今或艱于圭撮考掠奸貪官吏如縛雞豚而今或  
阻于格此其故余盖未能悉數之也陳公之守蘇也勤勞恭儉  
縛心一力圖所以為國家重吾蘇者金錢之輸內節省之歸公家  
者以掌簿計濬河治渠疏通水利故道以畚鍤計抱案之蠹與依  
社之鼠披露首眼以鴈鷺行計御織造之使縛焚劫之民不動聲  
色而甄胄晏如靖安以還太平新蔡南克諸名卿皆以治蘇顯未

有以逾公也後有惇史習于吳故曰後宣德百七十餘年閩陳公  
實為况公于此邦也又何譏焉父老言况公時蝗入練川烈風雷  
雨驅入海災而不害今年飛蝗蔽江獨不入蘇境中今天下漸急  
吳矣天子神聖睠顧江南首郡漸如祖宗時所以隆重公者  
當必視之豈僅如天官掌故而已詩有之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  
公于邦可謂殿矣又有之君子來朝何錫與之夫采菽之詩所以  
眷眷于錫予者豈獨為諸侯計哉余日引領望之矣客或謂余靖  
安在事劾罷僚屬至數十人今郡僚數公縛心一力左右陳公以  
重吾蘇子職載筆可以無記志乎余曰美哉是靖安時所不逮矣  
請牽連書之以為陳公賀且以徵于吳故可也

賀東莞盧封君覃恩序

東莞盧虹仲與余同登萬曆三十八年進士而又為同門友虹仲為人明允篤誠驩然以弟畜予為予稱道其太公暨太夫人甚悉也今年春虹仲以楚臬使賀天子登極會朝京師復與余相見闕下屈指十二年之前宴笑淋漓文酒錯互恍然已為昨夢而至于鼎成再世代閱三朝國家大故雜然于歲月之間未嘗不欬歎感歎而繼之以泣也已而問太公暨太夫人起居皆矍鑠善飯虹仲既以戶部郎得封今復以覃恩再命南海之濱榮光浮塞則又為虹仲色喜虹仲亦欣欣相告也虹仲入賀事竣便道還里奉新命致兩尊人率子弟列拜上壽同年進士官京師者艷虹仲之為

也屬余為其序夫虹仲兩尊人之懿行王言實再被之矣其初拜命也順德黃宮諭論之詳矣乃余竊有以為虹仲賀者庚戌之歲士之舉于南宮者文采風流照耀後先未幾而送散分携陰陽人道之患交加並作未有甚于吾黨者求如虹仲身名交泰父母俱存者有幾人哉當神宗之末造士進而有小明悔仕之思退而有北山憂我之戚顧瞻慮歎無在不有而虹仲始而請封旋而補牘優游暇豫盛世之君臣父子可想見于虹仲之一家其至于今日而再命及之則又其固然者也今吾兄弟之在長安者咸相與振衣筵羽驤首天路視徃時之顧瞻慮歎則有間矣三荆之歡同株也四鳥之悲異林也苑枯哀樂之致未有不相感者也虹仲歸

而執爵于親告之以新天子穆穆之容與夫嵩呼玉帛之盛因而及吾黨之所以沃洗相賀者兩尊人之燕喜視往時又何如也媚于天子燕及朋友盛世之君臣父子自虹仲一家推之以及于人人其為賀不已侈哉余之所以為虹仲告者如此若夫虹仲聲實茂著將有建牙開府之寄而太公太夫人之申命未艾此則史臣之所有事而非吾黨之職志也虹仲往督徐庾指數萬金以輸縣官卒以隨牒平進不慕華要皆本于太公太公志聖賢之學老子明經將得官以訪道謝去史巫之紛若固太公父子之所吐棄也余又何述焉

贈潘覽德序

余生平不喜談星相方術以謂人生死富貴皆有期會如期而至則余已知之矣其未至也余又安用知之是以方伎之士過于吾前如巫祝之聒耳頷之而已今年冬固始潘覽德謁余長安邸中余方有歸田之請數從覽德問何日出國門得解羈紲覽德相余驛馬當在歲除余心欣然已而果驗余既辨嚴覽德過視之涕泣覆面余笑謂覽德子相我當去我去則子之言中矣何以泣為覽德自言生平與故人別輒作數日泣目盡腫吾相公當去又不忍公遽去是以泣也覽德相趙儕鶴大憲祁念東司馬張二水宮諭皆竒中諸公皆重其人不以術士畜之吾鄉黃明字令固始以覽德事毋至孝親式其廬為之下拜覽德至今尸祝明字刻其畫

像求諸公贊且頌之今人喜負恩皆德轉眼反手戈矛相尋又相  
誇詡以為能事視覽德何如哉賈誼宋忠賢大夫也遇司馬季主  
屏氣不能出一語而古今善相人者如姑布子卿唐舉許負如袁  
太常父子皆卓然有道術者也余遇潘覽德乃自悔生平遇方術  
者之淺也

梁提督累廕八世序

自古國家保定疆圉又安寰宇必有精忠一德熊羆不二心之臣  
為之宣猷僂力經營告成用以流鴻樹駿懋建不朽之業其在今  
日則大宮保關西梁公是也公以鞭霆掣電之風略拔山貫日之  
忠勇奮武揆文傳家旅矢為世虎臣奮跡武闈守禦山右身經二

百餘戰血染典韋之雙戟膏塗孫瓚之兩矛叙功副襄垣將旋調  
崇川統領水師未幾海氛大作蹂躪瓜步搖撼南服公出奇奮擊  
雷劈電奔奔塘鋒蝟江水為赤已而復窺崇川公隨飛援追勦海  
波始靖而東南獲有安壤東南安而江淮閩越始無震隣朝廷寬  
南顧之憂高爵榮廕以報膺公旦晚分茅建侯如古土田秬鬯之  
典東南將帥冠鷄鶡列熊羆者恭講鞠脫羅拜堂下而姪子志銜  
恩佩德尤為率先徵余言以佐燕喜史稱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  
西出將秦穆公用孟明視仁帥遂伯西戎而白起王翦蒙恬之屬  
皆輔秦并天下漢用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若  
趙充國辛武賢慶忌輩名將皆出焉明興若梁武襄諸公名將多

出閔西習戰備上勇力歌謠慷慨有王于興師修我甲兵之遺風  
公權竒個儻諳曉邊事與天水隴西諸名將比肩接踵山西出將  
誠哉其不虛也往時鄧茂七之流自建昌葉宗留之奔自建州蔣  
福成詹師富之起自龍溪與盧溪或資四省夾攻之力或賴中朝  
推轂之重經歲始平今公以命世偉才隻手撐搯半壁底定使伏  
波橫海之將臣脫劍而拱手水犀魚麗之軍容有備而不陣捲紫  
氣于河球韜神鉞于浦劍神功駿烈莫之與京矣余之所以服公  
者更有在焉操履若飲冰雪辛勤若茹荼蓼宵旦籌畫精誠感通  
鬼神莫測其略天人共佑其成出塗炭而予以衽席此東南人士  
之所知若夫功成不伐息深視下以忠孝為學麓以詩書為義府

將略儒風光前燾後一時銘功頌德之輩亦罕有知其所以然者  
昔者晉作三軍而謀元帥問之趙衰衰曰卻縠可以其說禮樂而  
慎詩書也厥後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戰鞍之役三卿皆曰臣何力  
之有焉晉是以奕世齊盟為諸侯師漢之光武二十八將圖像雲  
臺可謂盛矣史獨稱馮異不自矜伐每諸將論功獨退坐大樹下  
人稱為大樹將軍梁公虛懷折節被服儒素撝謙善下口不言功  
與晉之卻縠諸三卿及漢之馮異何異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  
乎江海之能善下者以為百谷長公之為百代宗臣刑白馬而圖  
麒麟其在于今猶日之出于虞淵而江之始于岷山也詩曰文武  
吉甫萬邦為憲又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此則可以頌公矣而他

又何述焉余江村老民藉公廣厦萬間之庇安枕菰蘆高眠晚食  
方自愧無以報公而又念舊待罪太史氏勒燕然之銘香旂常之  
續皆舊史所有事也于諸君之請遂不辭而為之序亦使後世之  
史館尚論武略者于斯文有考焉

奉賀郎制府序

自古國家開創基圖保大定功必有英明俊偉忠誠幹濟之重臣  
出而奠安畿甸控制方隅以鞏固金湯磐石之業自非才德兼備  
謀斷相資難乎其勝任矣蓋定鼎迄今十有餘年而始得今制府  
一翁郎公公以遼海醫閭珥琪挺生之傑羽儀朝端師表禁苑績  
學厲行公望巋然乃膺節鉞出鎮豫章旋奉命開府金陵總制大

江左右公具金鐘大鑪之器兼羔羊素絲之質厲節則冰壺獨映  
御事則干將立決甫下車鴻鴈來歸狐鼠削跡士伍不譁烝徒謳  
歌齋居旰食雉門蕭然精心逖慮周廻于山陬海澨之外東南半  
壁遂煥然改觀矣每念節鎮之地襟江帶海潢池弄兵海島竊發  
單車小艇巡行水陸宵征露宿涉鯨波而衝颶浪所至蒐討軍實  
申明斥埃布置要害攔截隳突欽飛射聲衝波跋浪之士靡不骨  
騰肉飛裹糧求敵德威宣播軍聲烜赫于是海人蟹戶連艘投誠  
鯨鯢獮猢聞風遠遁荏苒解散菰蘆宴如則公之成勞也蓋嘗論  
之東南為海內根本重地而公所部兼領大江東西大江之東洪  
濤巨浸則與浙閩共之大江之西連山疊嶺則與湘楚共之公以

全力保障江東則浙閩之習流者不得吠聲以撼我江東安而浙閩可投鞭矣公以成筭控馭江右則湘楚之伏莽者不得匿影以窺我江右安而湘楚可頓刃矣公能以隻身一手制天下之全局胥天下受公之覆燾而公固蕭然晏處退然如不勝衣蓋古昔大人君子衮衣赤舄之餘風非夫幹辦矜局之流所可幾及也余讀佛氏之書謂娑竭羅龍王現大自在力饒益衆生必先興大雲網彌覆虛空凝停周匝待諸衆生作務究竟而後降雨于諸天則雨種種樂音香華及摩尼寶于大海則雨清冷水于修羅宮則雨兵仗而龍王但為饒益衆生等無差別今公之慈祥布德子視億兆則諸天大海之雨也其威稜聲靈懾服海島則修羅宮之兵仗也

勞謙不伐折節自下興雲致雨不崇朝而徧海宇則公固人中之龍也周易之稱龍德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德施普也公實以之以周易之卦參合佛氏之書公居天下文明之時而弘饒益衆生之願豐功偉烈潤澤群生故當日升而川至未可量也某病廢餘生辱公曠世之知頃游金陵遇公岳降之辰不敢以巫史之詞進而略序其見聞以代輿人之誦若夫公之訏謨石畫見奏牘著廊廟者固當勒諸琬琰副在石室此則載筆者之責而亦野史之所與聞也某雖老矣尚執簡以俟之

韓撫軍榮任序

大江以南號根本重地財賦當海內之半接壤閩越鯨波震動又

以腹腴而兼近地其要害百倍往昔頃者旱澇不時民窮財匱狐  
鼠縱橫狼莠滋蔓當宁南顧盱食慎簡才品並茂文武兼資者畀  
以節鉞而我心翁韓公資望深重寶膺其選公聞命戰兢宵征受  
事渡江之日投壁而誓曰某特承寵命建牙秉鉞所不捐竭頂踵  
鏃礪冰蘖真安此一方以報國家者有如江水蓋公甫下車聲光  
肅穆清風扇而膏雨舒四履之內人皆洗心滌慮摩厲袞濯遐陬  
蔀屋咸若公分身巡歷目灸其羊容而耳聆其訓誨者先是援兵  
戍卒及瓜踐更突騎快飛所至繹騷吳門皆閉門罷市捧首匿跡  
以避其前鋒公軍令分明誠諭嚴厲決皆植髮免胄超距之士相  
率帖耳弭耳銜枚潛渡道不拾遺市不易肆吳民歌舞載道炷香

灌頂呼青天而頌活佛三十年來所未有也吳之賦役胥吏為政  
指完為欠以現償賒奏銷之役措紳以迨邑屋重足壹跡惴惴懼  
不免公營其根株憐其瓜蔓溫言撫慰許以扣閣請命高門圭竇  
相與鼓腹安枕靡不額手公之嘉惠歌樂土而誦化國因以嘆簡  
在之得人也公以金鐘大鏞之器具羔羊素絲之質厲節則冰壺  
獨映御事則干將立決綢繆拮据良法善政殆不可以悉書而其  
大者則在乎整飭吏治汰虎冠虎翼之徒以無滋薦食而閭閻樂  
生清理財賦罷頭會箕歛之法以無困繭絲而征輸不匱芟蕪奸  
宄革飲羊秣馬之俗以無憂簪筆而善良氣長蒐獮戎乘汰虛營  
空伍之弊以無恤征繕而軍容克壯駕馭將卒嚴採樵剽掠之禁



以無越軍令而兵民不擾蓋公之臨蒞茲土未歷歲時而宏功鉅績已章章如此矣余攷平陽蒲阪古聖賢誕育之墟昭代人文鍾美于是王襄敏之在邊張文毅之在閣建議貢市貽百世之利而公家少師公受命于憂危程杙之世蒿目苦心蔚爲勞臣公閱閱參伍蘭錡相望風雲玄感含章挺生以光岳精英之祥兼世家箕裘之盛金春玉應前輝後光良有不偶然者洪河之潤出于濫觴泰山之雲合于膚寸今茲東南半壁小試而立效者固亦公之濫觴膚寸已矣何足以盡公之百一哉海虞介在下邑士大夫謀頌公光烈以載筆之役屬於某某爲少師門下士辱國士之知且以遺民舊史代輿人之誦何敢以不文辭謹爲撮略書其梗概而以

兩言爲誦詩不云乎韓侯受命纘戎祖考請以是詩爲公賀又不云乎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請以是詩爲天下賀

爲王兆吉贈陸仲德序

甲辰春余方有幽憂之疾聞王子兆吉病病且亟爲之失席駭嘆既而聞其良已喜滿大宅客曰夫子不自病病而以人病爲憂喜何居余曰兆吉吾黨之志士仁人吾之同體也同體而病安得不憂愈安得不喜已兆吉告我曰鼎沈疴再生陸子仲德之力也請夫子一言以贈余觀經傳人生之陰隲莫大于活人活人一也有活一人之人有活千百萬人之人鮑叔牙之活管仲父李太白之活郭令公活一人奚啻活千萬人哉兆吉居官不過郎署家產不

逾中人此邦之人胥以為司直焉胥以為衆父焉是則百千人之  
一人也吾聞三災劫後七日人民種絕天留一福德知慧之人于  
種民天以為有情世界之種兆吉之在斯世殆亦種民天中之一  
人也他人所活者世間之人仲德所活者種民天之人其功德不  
有大焉者乎仲德為吾同年友之孫舍儒而醫讀吾友繆仲淳本  
草經疏諸書獨得其不傳之妙余向為序纂輯本草頗能發明其  
指意學老而聖醫老而神余亦自喜殘生之有託也故于兆吉之  
請直書之以為贈并以為兆吉贈焉客曰子之贈仲德善矣并以  
贈兆吉者何也余曰昔者丙吉病亟夏侯勝謂不當死余故前知  
兆吉之當療也華元化孫思邈皆神人也元化寧數期不反至于

見殺不肯終療魏武之頭風盧照隣與思邈遊論良醫愈疾之道  
可謂極玄矣身染惡疾終于投水蓋二人之疾病本于宿命結乎  
交報雖神人亦無如之何也兆吉中年迴心佛乘頂禮華嚴法界  
在在處處有吉祥身雲護持其違和而病亦思邈所謂寒暑不時  
天地之烝否耳天寶假手仲德導之藥石以表明仁者之必壽病  
者既歸功于良醫療者又謝能于司命余請以夏侯勝之言為之  
證明不亦信夫兆吉今年七十諸士友請生辰為壽之詞余惡其  
俗而弗為也余今會華嚴疏鈔已畢將頂戴以往散花作禮誦如  
來壽量品以代南山之祝而以斯言先之

常熟魏邑侯序

洪惟國家奄有九服宵旰圖治思得循良卓異之吏上應列宿出  
宰百里勤恤民隱宣布德意維時上谷吉翁魏侯特膺簡命來尹  
吾虞侯以鉅鹿世家山右名碩掇巍科負公望巋然如金鐘大鏞  
之在西序湛然如冰壺玉衡之懸清秋一日輟清華之選小試一  
邑侯不鄙夷其民嘉與為理巽風解雨予良善電威霜令予豪強  
積歲案牘盈箱堆几吏雁行鉗尾以進侯手撫口決不移晷立盡  
莫敢有囁嚅睨視者邑之奸胥大猾強梁豪右悍而馮城社者黠  
而借神叢者虎冠而狼翼者鼠牙而雀角者聞侯之風采靡不心  
悸魄奪思自改形易貌以無嘗試侯之三尺會當歲盡漕事戒嚴  
運弁倚恃積習哮吼如乳虎聞侯教戒股栗齒擊咸洗手以從事

閭巷小民抱頭歡呼曰侯來其蘇有天有日矣余衰老屏居荒村  
流聞侯治狀喜而不寐竊有徵于侯者有二余嘗談侯制義矣風  
簷寸燭之下挾題脉攄心髓不屑為場屋應舉取青妃白駢花儂  
葉之文其令于茲移幽并廉悍之氣得南方英華之學金春玉應  
質有其文於從政乎何有其徵一也余嘗接侯緒論矣談及賦煩  
役重民不堪命愀乎有餘思也郵乎有餘慮也盡然若痼痼之切  
體凜然如負擔之在肩也仁心為質情見乎詞沍寒之月星回紀  
窮陽春至而土膏脈發天人叶應其徵二也于是邑進士松如邵  
君偕諸縉紳沐芳襲休謀以獻春躋堂稱賀而徵余言為秉耒之  
先余所以頌侯者亦有之傳曰畢萬之後必大蓋自畢公高在民

獻十夫之列以文昭世其功德厥後子孫食采于魏代生鉅公漢  
有高平侯相晉有陽元舒唐有鄭公玄成豐功勁節弘藻清芬至  
今映望青史侯挺生間出文武兼資總領衆職圖形麟閣則若高  
平堂堂司法為時領袖則若陽元忠言讜議千載入鑑則若玄成  
經緯昭代綉黻前脩探囊而出之裕如也請以魏之掌故為侯頌  
吾虞慕爾邑古循卓彪炳史冊者清標勁操則推唐劉太真興利  
舉墜則推宋王金潛雍頑育秀則推成弘之楊名父侯器資蘊藉  
將兼數公而有之清光弘潤猶朝旭之始出咸池也猶洪河之初  
發星海也汗青竹帛將不一書何有于閤史請以虞之掌故為侯  
誦邵君與諸君嘆曰善哉野史之誦徵諸悼史矣請書之以為左

券

陳母瞿孺人表節序

余讀馮祭酒集紀吾邑瞿節婦事訪問其家世知其為陳生胃樞  
之母也過其廬而拜焉節婦已死表宅之典未下獨祭酒數言耿  
耿青簡中耳今年南禮垣姜一本君讀祭酒集異其事移文下縣  
縣為榜懸其門如禮垣指旌有日矣諸與陳生遊者謂余不可以  
無序夫自世道交喪而鄉里婦孺之節行不得以上聞久矣以十  
有八年之孀婦四十有二年之寡姆沈沈幽谷不見日光僅僅託  
于祭酒之數言而禮垣采訪及之祭酒之能錫類也禮垣之能舉  
職也所謂三善備焉者也抑吾聞之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陳生

自孤生起奮身韎韐跗注之中舉足不敢忘其母斯之謂孝矣漢  
孝武養死事之子謂之羽林孤兒以其義烈之餘色氣猛厲震家  
聲而敵國愾胥此焉出也陳生被服儒素免胄超乘舍矢如破又  
能以恩信拊循部曲橫海士卒樂為之用其在今日效羽林孤兒  
之用者必陳生也與吾聞古之賢母厲其子以忠孝者蓋有誓之  
以倚門勉之以仗劍者矣陳母之苦節四十七年于此其以身厲  
其子者不已多乎禮垣之移文固曰由報母以報國所以期望陳  
生者甚大生其勉之他日佩大將印過家上冢余尚能為生序之  
以補祭酒之闕若夫烏頭雙闕表厥宅里其事則有司存生姑待  
之可也

